



# 柴泊湖观雪

□ 严辉文

上周,预报武汉有一场雪,我和许多人一样,期待又怀疑。头晚,我特意下楼察看,天在下雨,雨不小。我想,这传说中的雪会不会直接变成冻雨呢?

头天晚上我甚至特意只拉上半边窗帘,留着另一半,恰如裸着等待雪的造访。清晨,窗外灰蒙蒙一片,没有什么异常,分不清是下雨还是下雪,或者干脆只是毫无行动力地阴着。等手机设定的闹钟一响,伸手捞起手机一看,哇,朋友圈早已一片欢腾。

下雪了!早起的人们更有资格炫雪。雪让我羞愧。我披衣下床,凑到窗边一看,对面楼房阳台窗沿,步行街路面,商铺的屋顶,都已一片莹白,窗外世界是雪花们的浩瀚舞台,天地之间浑然天成的样子,一种天地初生的感觉,老天爷不吾欺也!

在室内蹉跎几小时,再看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精灵,小可爱,已不知不觉起了她们的芳踪。雪不等人。11点刚过,我决计往柴泊湖边赶。今天与往常不同,大寒节气,终于迎来今冬首场雪。往常我逛柴泊湖,哪怕冬天,也要特地换上薄款衣袄,边慢跑边观察柴泊湖,是件容易出汗的事情。现在我做好保暖措施,穿着大厚袜子,外加帽子围脖,一出楼栋,寒风袭击,身体一激灵,我马上捞起袜子上的帽子。

小区路上的雪已被铲除。中间花坛仍是雪的盛筵。草坪上一层厚厚的雪被,如同一个小型的理想国,洁净,雪白,无欲无求,我行我素,鸟未惹,草难推,风不侵,明亮无瑕,而又充满希望,这是大自然的美学境界,也是老天爷的巧手布局。语言纷纷出逃。

还等什么?眼睛开光了,手机当然不能闲着,手机镜头也要畅饮这伟大的存在!我要在朋友圈显示,我也与雪同在,我也与雪共情。

出小区,圆梦路上,车辆奔突,人影散乱,商铺吐出腾腾热气,都是雪的克星。街路上,除了屋顶、树顶、花坛,雪已消化殆尽。这世间,人类的爱也是爱恨交加,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比如人类如此爱雪,但又常常转瞬之间不得不伤雪求生。

柴泊湖边,雪多人少,甚合我意。平常湖边溜达的人总是太多,比肩接踵的,多到我这个总是像狗转圈一样绕湖走的人总是略有畏惧,需要处心积虑选择人少的时段和路段。

空气凛冽,朔风刺骨。湖边停着几排小汽车,一夜雪之后,车顶堆满了雪,黑车身上白,白车身上肿,小汽车们像一枚枚生满毫毛的霉豆腐。隔湖看见阳逻电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汽,也被风吹成与湖面大致平行的样子,向南冉冉飘向阳逻镇方向。路肩上,那些榉子树、红叶石楠、海桐、菴草从雪里伸出头,仿佛从来就是雪中的生物,是雪栽培了它们。一位身穿连帽白色羽绒袄和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在前面不远处,一次次抓起雪,捏成小球,用力扔进湖中。看那力度和姿势,我以为是位小伙子,走近才发现,居然是一位脸色红彤彤的女生。

看到路肩上厚厚的积雪被手抓和脚踩,我也往路肩上踩积雪。雪唤醒了我。我从小就喜欢踩雪,甚于手捧,我喜欢踩雪,甚于别人的足迹。喜欢踩别人没踏过的雪,喜欢听到脚与雪的接触,喜欢一脚一脚所制造的吱吱吱声音。柴泊湖也并不沉默,湖面上传来北风的声响,传来波浪拍岸的声音,如鱼跃水,如人弹琴。踩雪的声音沉闷,波浪拍岸的声音清脆,我、

湖、风、雪,节奏合拍,仿佛形成永恒而奇妙的和谐。

柴泊湖南面,泊湖路和阳光大道交界处,沿湖形成一个小溜坡,依湖势地形,新辟了一个不大的广场。立在雪上有绿色的牌子,上书“长望新知广场”的字样,大概与阳逻籍科技名人、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有关。广场命名创意不错,可以给湖边新洲一中阳逻校区、新洲中等专业学校苦读的孩子树立一个真实可亲的在地榜样,也可以给湖边溜达的市民,一个更爱护环境的提醒。而我想到的是,今天湖上的新雪景,如同一场献祭,献给涂长望大师享用。到底是广场,人稍多一点,一个穿长黑袜子看不出年龄的男子,端着伸出长镜头的专业相机,时而朝湖对岸方向拍几下,时而收回眼前,检视效果。一位穿大红熊猫式长睡衣的女孩正在给另一位戴白色帽子穿红羊毛裙的女孩拍照。一边取景导演,一边把手机横过来直过去连拍。拍完之后,两人背靠着沿湖栏杆,凑在一起欣赏点评,年轻的笑声映在雪上,亲切到似可触摸。我走过时,她们已互换角色,继续拍照。

行至新洲三中背后,赏雪溜狗的人三三两两,稍多起来。湖东立着一个四方的木亭子。这个亭子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我注意到

朋友圈中那些嚷着看雪的人们,这时大多在空调房品茗、喝咖啡、上网、吃火锅。今人对雪的爱始终是短暂而怯懦的,很难想象有人到这个冷风的亭子里煮酒赏雪,张岱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再次惊叹“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了。

这里是柴泊湖视线最开阔的地方。南面是阳逻标志性建筑米尔斯国际大酒店崭新又巍峨的楼群,北面是阳逻最密集的现代临湖商住楼。对面正西,是壮观宏伟的阳逻电厂。隔着湖看去,电厂厂区加上头上挺立的三根烟囱,像是一艘巨轮。网友们将其命名为阳逻版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已经是年轻网友想象的极致了。有年轻女孩指着融雪的湖面嚷,要是湖上雪也堆起来多好!我多想告诉她,我小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场大雪后,湖上冰封,走人、溜冰、滚雪、敲冰取鱼,都是常事,那时冰雪的柴泊湖就是一场真正的嘉年华。

雪这个东西,活该让现代人“发骚”。大概是因为地球变暖,冰河时代不再,而雪已在南方变成稀客的缘故。尤其是网络时代,一场雪,一定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雪与其说是下在大地上,下在柴泊湖水面,不如说是下在网络,下在朋友圈。我希望,雪真正下到人们渴盼的心里,像一场治愈性的狂欢。

雪谷探幽

雪谷探幽



《雪谷探幽》(中国画)郑敦作

## 冬赋

□ 陈水明

其实,多数人是喜欢冬的。春,生机盎然如豆蔻少女;夏,浪漫热烈如健壮青年;秋,多姿多彩如深沉诗人。而冬,又像什么呢?

像一位阅尽沧桑,步入定境的老人。他衣袍灰白,脚步迟缓,面容冷峻。世界在他的注视下,褪去了所有浮华的装饰,只剩下骨骼般嶙峋的真相。

但是,冬的来临是不以人的喜恶而易的。它如约而至,如同命运中那些必须直面的章节。当秋风一阵狠过一阵,剥下华服;冷雨一场酷过一场,涤尽浮尘;当空中最后一声雁鸣被北风折断,化作遥远的怅惘;当枝头最后一叶子完成诀别的旋舞,委身于泥土——冬,便以无可辩驳的沉默,君临天下。

于是,世界切换了一副面目。早在秋意阑珊时,水便率先敛去所有的轻佻与喧闹。它不再有春波的盈盈期盼,也不再夏浪的奔腾激越,甚至收起了秋潭的深沉含蓄。它沉静下来,如老人般日益枯瘦,目光浑浊。直至某夜寒透骨,它终将自己彻底封存,凝成一片坚硬而苍白的沉默。

这是一种决绝的退守,一种向内里的、彻底的凝固。

山,褪去了那袭穿了几久的、由草木绣成的斑斓青衣。它裸露出岩石的筋骨与泥土的肌肤,线条骤然变得清晰、冷硬,像一位卸去伪装表情凝重的巨人。原野上,连天枯草匍匐在地,失去了挺立的意志,任人畜践踏,发出细碎而绝望的窸窣。树木则举着万千枯枝,伸向灰色天穹,那些枝杈嶙峋交错,像是无数抓狂而又无力的手在徒劳挥舞,试图抓住什么,却只抓住了更深的空旷与寒风。

然后,雪来了。这场或磅礴或细碎的、不期而至的降临,是冬最温柔也最严峻的笔触。它飘飘洒洒,纷纷扬扬,以一种覆盖一切的姿态,一夜之间,把一个芜杂、凋敝、棱角分明的世界悄然抹平。大地化作一页无字天书,一片无垠银白。雪,以一种近乎奢侈的浪费,用最纯粹的洁白,去遮盖一个荒芜的、伤痕累累的世界。这遮盖,是怜悯,是净化,抑或是一场盛大葬礼所需的缟素?

然而,此时,生命最倔强、最深邃的智慧,才开始真正显露。这看似一无所有的覆盖,实则是至厚的护佑。雪被之下,并非

永恒的寂灭。你轻轻拨开那松软的、冰凉的表层,便会惊觉:那些看似枯死的草,其根部依然湿润、茁壮,紧紧抱着大地,做着绿色的梦。那深褐的泥土里,蕴藏着温暖的、等待破土之力。

冬,是一位严酷而高明的编辑,它删去一切冗枝赘叶,只留下最核心的框架与最本真的意向,等待着春风这位天才画家,来挥毫泼墨,绘就那气象万千的画卷。

是的,那些仅仅厌弃冬天的人,他们也许还不懂,凋零并非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积蓄;收藏并非失去,而是为了更庄严的给予。冬,它阅尽了春之萌动、夏之狂放、秋之静美,将所有的喧嚣与色彩内化为一身素白与满怀沉默。它博大,因而能涵容万物的寂灭;它深沉,因而能孕育最惊天动地的惊蛰。它满怀心事,它不属于辩解,只用未来的整个春天,作为它唯一的回答。

冬,在它看似无为的静默中,正以无比的耐心,精准执行着造物预设的神圣轮回。它是一年的终章,却又是更雄浑的序曲的第一个休止符。

这,便是冬的赋格——一曲在极致寒冷中奏响的、关于温暖与重生的,最深沉、最激越的哲理诗篇。

## 英山“红军树”

□ 刘振武

风物记

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的英太寨村二组白果树湾,流传着一个老幼皆知传奇的故事,那就是湾前两株白果树的“红色”传奇。

白果树,学名银杏树。据说湾前两株白果树,是当地刘姓家族先人从外地移居于此栽种,寓意长寿、久远。因为白果树是长寿树,是植物中的活化石。这两株树的树龄至今有500年,被当地政府列为“古树名木”保护目录。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至陶家河,军部首长就驻地选择在两株白果树后的刘氏宗祠,指挥部就利用私塾先生刘秩三的教室。红军医院临时驻地为上首北边位置的王家湾。我父亲曾在此地师从刘秩三先生,先生去世后,父亲接过了他的教鞭,也成为一名私塾老师,其中两名学生分别在1956年、1958年考取了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父亲从小就聆听了刘秩三先生关于红军驻扎陶家河的许多爱民故事,以及当地群众拥军的事迹。从我记事起,当夏天夜晚坐在操场乘凉或冬天围炉烤火时,父亲总会讲一些有关红军的故事。

自从红军在这儿驻扎,这两株白果树也成了红军服务的“哨兵”。在上首北边临河的一株,是“公”树,临河而立,树上设立岗哨,茂密的枝叶便于隐蔽,守住北边,眺望红军医院。下头南边的一株,是“母”树,躲在高枝干上的“哨兵”,外人也难发现,锁守南边唯一通道。特别是当地群众,把白果赠送给红军伤员吃,有助于减轻伤员体内炎症反应。在红军驻营期间,这两株白果树成了名副其实的“卫兵”,时刻战斗在一线。据当地老人说,红军战士把白果树作为哨岗开始都不知晓,因为红军战士爬树不用梯,不留痕迹,像会“轻功”一样。

当年11月1日,红二十五军战略性转移到河南光山县,也是由熟悉路线的白果树湾乡绅刘佰英护送到目的地。自此以后,英太寨人民就把两株白果树叫作“红军树”。

在“红军树”下,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经常和老百姓话家常,讲革命道理。周围的群众也在树下为红军送菜、送鸡蛋、送豆糕、送粮食,年轻人跑来找徐军长要参军。特别是徐军长看到当地群众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便让警卫员叫来几名战士,在屋边菜地找到水源打了一口新水井,群众再也不用跑很远挑水了。在这棵树下,当地群众也见识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情景。一位德国洋人俘虏受了伤,红军为他治病养伤,优先提供食物。军政委吴焕先陪他散步,并牵来自己的战马,扶洋人俘虏上马在大树下转悠。俘虏伤好后,把缴获的马克沁重机枪修好后交给了红军,这挺重机枪在牛背背阻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曾在特殊时期,一天上午来了一群陌生人,气势汹汹地来到这两株树前,准备用锯子把两棵树弄倒。湾里人一见,马上蜂拥而来,推开陌生人,牵着手围住这两棵树。此后一段时间,湾里人自发安排了护树值日,“人在,树在,红军精神在”是大家的共同心声。正是群众的呵护,才让“红军树”至今仍枝繁叶茂,也成为当地群众教育孩子的“精神高地”。幼时曾在此读过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刘耀仑先生为这红军军部驻地撰写了一副对联:军爱民首长安栖丹心地,民拥军乡亲吐哺白果湾。

这两株“红军树”,见证了红色革命历史,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也见证着乡村振兴大道上人民群众日益美好的生活。

## 深耕真问题 践行实学问

□ 刘川鄂

文艺谈

湖北民族大学李莉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传播学解码(1917—2023)》,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作为长期关注该选题的同行,笔者深感欣慰。这部著作兼具学术价值与示范意义,也是当代学界深耕纯学问、真学问、实学问的成功之作。

在当下的学术场域中,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学科建设、职称评定与学术地位的“饭碗的学问”,另一类则是遵从学术本心、回应学科真问题的“心灵的学问”。李莉的这部著作,是二者深度融合的结晶,既凝聚了学者深耕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长期积淀,也彰显了其文学研究的赤诚之心。

称其为纯学问,缘由有三。其一,该研究具备鲜明的身份契合性,作为民族院校的研究者,李莉深耕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选题与其学术积淀高度契合;其二,研究恪守严格的学理规范,并非流于表面的实证梳理,而是以严谨的学术范式为根基,将研究视野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坐标系中,对核心议题进行系统化的细化与深化;其三,研究彰显突出的前沿特质,突破了传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传统边界,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真学问,在于著作锚定了学术研究的核心要义——回应真问题、研究大问题、探索难问题。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兼具时代性与学术难度的前沿议题,在学界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白。李莉的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笔者近期致力于老舍“个人主义”观念的研究,曾参与相关学术研讨会并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该书从审美维度切入老舍研究的相关论述,视角新颖,多有创见;而对于阿来《尘埃落定》《云中记》等代表性作品的剖析,亦见解深刻、鞭辟入里。

实学问,得益于著作扎实的论述风格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书论证详实,逻辑清晰严谨,尤其对阿来、老舍等代表性作家的个案分析,论据充分、阐释透彻,展现出深厚的文本细读功底。同时,作者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融合美学、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全新框架,开拓了研究深度与广度。

当然,笔者阅读该书,亦有一点浅见以供商榷。著作封面标注的时间跨度“1917—2023”,其划分依据需进一步加以阐释。对时段内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的线性梳理,似可加强,稍显遗憾。

## 乡村的歌吟

(诗歌一组)

### 打水漂

□ 余述平

每一个人都拿着瓦片,打水漂越轻薄的,制造的涟漪越多,跑得也远。

荷叶、睡莲比瓦片还薄,它们打出的水漂,最后都开了花。

### 爱情蜗牛

□ 余述平

两根秧苗,挨多近,也恋爱不到一块,但一只蜗牛来到它们之间,两根秧苗,就被蜗牛牵手恋爱了。

蜗牛是贪心的,爱情也一样。

### 江湖上忆父

□ 黄飞龙

藏身于酒 这里有我俩熟悉的江湖酒如滤镜 许多沉浮的面孔梦一样模糊远去 头顶上月光潋滟 渐渐在杯底 凝结成霜 芦花雪白 唱着白头吟 “但知江湖者 都是薄命人” 我举杯敬天 杯口啊小小的渡口 接不下 天上父亲的影子 他下探的凝视 还在向人间低头 落在异乡的万家灯火 温不热我的酒 只能继续 模仿一片星空 星空下一条摇摇晃晃的小路 系向荒芜的故园 故山的鹤鸣声 我以酒醉地 村头的桂花纷纷走下枝头 父亲的坟茔上 那么多飞舞的流萤 仿佛生前的光 热闹 忙碌

### 伢札

□ 齐文

在乡愁记忆里 总有一幅童年的画 那里的小桥流水 映着羞羞月牙 石拱雕刻的岁月 雕琢成一朵朵浪花 流过的是不舍 泛起的都化作牵挂 思念着你 也忘不了她 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离开家 但那里的景色, 默默在心中发芽 直到满头青丝 变了白发 才明白 故乡的情 早在离开时种下 一根长长的藤 将人生缠成了伢札

### 船过碾盘山

□ 马俊芳

一艘货轮,从襄阳港 沿汉水破浪而来 大坝上的几十道目光 目送它,穿过狭窄的水道 船舱内,黄沙堆成连绵的山脉 在阳光下漾着金黄的色泽 阵阵风掠过,掀起一道道皱纹

看着船舱内绵延的沙堆 望着沙堆上的千万条褶皱 我仿佛看清了山脉的走向 看见了千里江山图 看见了丝绸之路

开闸、泄水、关闸 船身平稳地穿过 离开碾盘山,它将抵达天门 我好想跳上这艘船 顺着看看家乡的老母亲